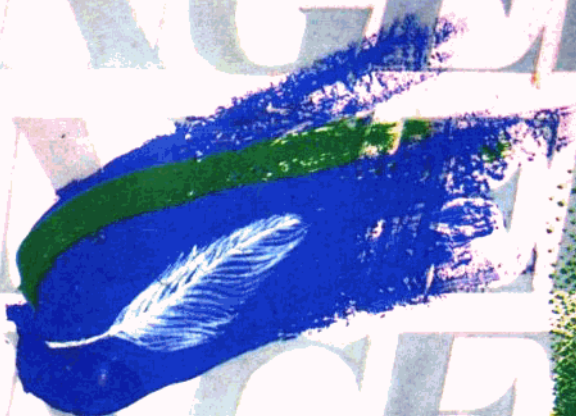


霓虹灯下的 天使

胡良 骅

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目 录

- 嗷，卡拉OK (1)
- 蜜月 (91)
- 月亮舞会 (102)
- 绯绯别墅 (122)
- 普通人家 (128)
- 机密文件 (134)
- 鱼网阿婶 (151)
- Y宾馆的山里客 (164)
- 霓虹灯下的天使 (179)
- 六层楼的六副眼镜 (193)
- 后 记 (214)

嗽，卡拉OK

一

卡拉OK大奖赛的海报，足有两开间的门面大，它比芭蕾舞团的演出海报和电影海报都醒目，在俱乐部的整个海报壁上，就算这个海报最吸引人。

陶炳炳挤进人墙，仰着头又看了一遍海报的内容：一等奖一名，获奖者免费赴香港旅游，并聘为电视台歌唱演员；二等奖三名……他昨天也来看过，那是陪好朋友欧阳继浩来的，他真羡慕欧阳继浩，想唱歌就唱歌，想参赛就参赛，自由自在；不受家里的约束；而自己连唱歌都要受到父母亲的干涉。他真想不通，唱歌又不是坏事，可父母亲，尤其是母亲却总不让他去参加业余合唱团，不让他参加声乐训练。卡拉OK大奖赛的消息总是诱惑着他，他真想报名去试试，又不敢征求父母的意见。他明白，母亲是绝不会同意他去报名参加卡拉OK比赛的。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了，他在海报前犹豫了一会，想想还是不能错过这个机会，他并不认为自己一定能获奖，这只是一种爱好。人的爱好有时候能变成

一种力量，一种坚韧的甚至是固执的力量。陶炳炳就是这样，他决定瞒着母亲参加卡拉OK的比赛。

报名处就在活动室前的一长排走廊上。两张长方形的桌子，分别有两位小姐办理报名手续：付款，填写登记表，交照片……犹如两位医生，为门诊病人开方。这两张桌子前围满了人，自然都是青年人，有的已报了名还想问些什么的，有未报名在犹豫的，还有是来看热闹的；欢声笑语，再加上扩音器播出的卡拉OK的演唱录音，使走廊里的气氛显得活跃而热闹。

陶炳炳排到蜿蜒的队伍的后面，他前面是一群打扮入时的大学生。有女的也有男的，原来他们来自不同的学校，都是牛仔大王的时装表演队成员。

“这次大奖准让‘真由美’得了，她上台一亮相，评委一看，嗨，是日本电影明星中野良子嘛，形象分就占优势了。”

“我说‘真由美’干脆选日本歌曲唱，就唱《追捕》中的‘啦啦啦’吧。”

“别取笑了，我们这段时间都好好地练，大家都争取得到奖。”被称“真由美”的姑娘穿一件宽大的杏红色羊毛衫，初一看真有点像日本影星中野良子。她对这次比赛充满自信，大家对她也充满着希望。

扩音机播放着《冬雨》的演唱录音，许多青年都在随着唱：“为什么大地变得如此苍白，为什么天

空变得如此忧郁，难道是冬雨即将来临……”

台湾歌星齐秦在当今天青年中风靡一时，据说他的歌曲磁带《狼》和《外面的世界》是磁带柜台上的紧俏商品，一到货即抢购一空，许多小伙子还蓄起了齐秦式的长发。

另一条队伍中有许多小伙子，也许他们都是齐秦迷，都和着播音器的音乐轻轻地哼着《外面的世界》，一个穿花格扣子衫的青年边唱边踩着步子，似乎已融入了音乐的境界。

陶炳炳抬腕看表，已经两点半了，他约了一个作者三点钟到编辑部谈稿子，可这么长的队伍，恐怕四点半还轮不到他。

陶炳炳忽然想到一个办法，能不能用记者证开路，要求照顾一下呢？他单位里的人常常在各种场合亮出记者证，获得了不少方便。于是他掏出记者证跑到前面去了。他向排在队伍前面的女青年打招呼：“小姐，对不起，我是《今天》杂志的记者，因为三点钟有个采访任务，能不能让我先报名？”

“唷，是新闻记者，记者也来比赛？”

“你是来采访卡拉OK吗？”

“记者应该照顾，大家让开，让记者先报名。”

姑娘们主动往旁边退了一步。不知谁指着陶炳炳说：“他是齐秦呀，大家看，齐秦也来报名了！”

这一嚷，顿时秩序乱了，后面的人都一下子哄

到前面来看，一时间陶炳炳周围密密麻麻地砌起了几道人墙。

“真的是齐秦？”

“像倒是很像，难道真的是齐秦！”

“天大的笑话！齐秦怎么来唱卡拉OK？”

好奇的视线都射向陶炳炳，人群中还不时有人嚷着“齐秦齐秦”。

陶炳炳确实有点像齐秦，闪亮的眼睛，挺直的鼻梁，要蓄上齐秦那样的长发，那就更像了。不过他身材比齐秦魁梧，比齐秦更多几分阳刚之气。在众目睽睽之下，他先有几分尴尬，旋即恢复了平静，自然而又潇洒地向四周一摆手：“诸位别开玩笑，我只是业余爱好唱歌，是齐秦的崇拜者……”

经陶炳炳一解释，有些人渐渐散开了。通过这次围观，陶炳炳成了比赛中注目的人物了。许多人对他评头品足，说他形象漂亮，风度也好。男青年对他羡慕甚至嫉妒，女青年都对他有一种好感，有的姑娘不但不散开反而朝他身边挤来。

办理报名手续的是一位穿孝子衫的妙龄少女，她叫龙芳。刚才发生的一幕使她感到十分有趣，她好奇地看着涌向陶炳炳的人群，也好奇地看着陶炳炳。她明白眼前的这个青年绝不可能是真的齐秦，但他的潇洒的仪表，他的强健的体魄深深地吸引了她，她贪婪地注视着陶炳炳，竟忘了手中还捏着陶炳炳交给她的表格和报名费，直到陶炳炳向她要资

料时她才回过神来，意识到自己此刻的职责。于是她向尚未散去的人们说：“请大家不要围在前面，像原来那样排好队，依着次序报名。龙芳一边说一边挥着手示意大家排好队，队伍恢复了原来的秩序，她才坐回自己的位置上给陶炳炳办理。她收取了报名费，给了陶炳炳一叠有关比赛的日程和内容的资料，再根据陶炳炳交来的表格填写参赛证。

“你叫陶炳炳？”龙芳问，她仰起头看了看陶炳炳。其实无须问，表格上写得很清楚。可不知怎么对他都要重新问一遍。

“对对，我叫陶炳炳。”

龙芳觉得这声音很好听，她猜想他唱歌的嗓子一定很美。

“25岁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多好的年龄！比自己大4岁，龙芳心里想。填好了姓名和年龄，又在参赛证上贴好陶炳炳的照片。龙芳在照片上凝视了片刻，觉得这张照片并不像，照片太一般了，给人的印象平平的，不像他本人，在他的身上似乎处处洋溢着青春的气息，散发着男子汉的魅力。她不由自主地抬起头来问：“这张照片不是最近拍的吧？”

“对，那是两年前拍的，可以吗？”

“可以是可以，不过，照片……”龙芳本来想说照片没有本人漂亮，刚说了一半，她却面红耳热，

心跳也增加了频率。她马上改口说：“照片可以了。”她将参赛证交给陶炳炳说：“手续齐了，还有什么不明白吗？”

“请问小姐，比赛之前，我们能到卡拉OK现场看看吗？”陶炳炳问。

“可以的，卡拉OK每晚都营业的呀。”龙芳回答了陶炳炳提出的问题，又觉得对他太履行公事了，但又想不出该补充些什么话。陶炳炳已经拿着参赛证走了，另一个人的表格、照片和报名费又递了过来。

龙芳突然想起了什么，立即离开座位追了上去：“陶炳炳，还有东西给你。”

陶炳炳回过身来。

龙芳从自己的口袋里摸出一张卡拉OK的赠券给他：“这是明天晚上的，你可以来看看卡拉OK的现场。”

陶炳炳以为每个报名者都有的，他忽然想到欧阳继浩来报名怎么没拿到，会不会漏了？他接过票子问龙芳：“我朋友昨天来报名怎么没有拿到这个票？”

“是没有的。这是我自己给你的呀！”

“那太谢谢你了！你还有吗？能不能再给一张？”

“是和女朋友一起来？”龙芳紧张地问，她担心

陶炳炳已经有女朋友了。

“不不不，是一个男朋友。”

“那么女朋友怎么不带来？”龙芳紧接着问。

“我没有女朋友，小姐真会开玩笑。”

龙芳提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。龙芳又摸出一张，不过心里却暗暗骂他：“傻子，谁让你再带一个人来？”

二

俱乐部的每个活动室中，要算卡拉OK酒吧最豪华了。这是为了开辟财源而新增加的一个活动阵地。酒吧的面积并不大，以前是个会议室，有时也出租收些管理费，为改建酒吧，一年前区里批下两万多元钱作内装修，其实后来大大超过了预算的计划。腥红色的羊毛地毯，现代派的装饰壁灯，酒吧柜前是一只只茶色玻璃的茶几，一对对造型别致的沙发……另外还进口了一套卡拉OK音响机器。这是日本专供卡拉OK演唱的最先进的设备，演唱荧屏上同时出现配合演唱的画面。

上海开展卡拉OK活动并不久，引进这样的设备很少，因此俱乐部的卡拉OK酒吧热闹非凡，引起了顾客的极大兴趣，尤其是青年歌迷们，常常光顾俱乐部的酒吧。

一位垂着披肩长发的女青年握着话筒在演唱一

首英文歌曲《不必说你爱我》，设置在不同方向的四个荧屏上，同时出现海滨的旖旎风光，海鸥、波涛、沙滩……色彩鲜艳的阳伞、帐篷，一对对穿泳装的男女青年……这些画面在轻松活泼的歌声中把人们带入诗情画意的境地。

席间的顾客边喝饮料边欣赏着荧屏的画面和演唱的歌曲。顾客中大都是衣着时髦的年青人，二十几元一张的门票实在太昂贵，可青年人却毫不犹豫地跨入了这个高消费的娱乐场所。

陶炳炳尽管经常到俱乐部活动，而卡拉OK酒吧今天还是第一次来。

陶炳炳和欧阳继浩并排坐在沙发上，隔着茶几望着龙芳。

龙芳的两颊敷了淡淡的胭脂，没搽口红，没涂眼影，整个面部似乎并没经过精心的修饰，可却透出青春的气息；眼睛并不大，然而明澈动人，洁白的羊毛衫上别了一枚光闪闪的胸针，胸针上垂挂着一只小巧精致的徽章，仔细一看，才看得出是齐秦的头像。这只徽章是今晚特意别上去的。在龙芳面前献殷勤的小伙子不少，然而都没有使龙芳动心的。不知怎么，昨天一见到陶炳炳，却被他牵动了少女的芳心。于是她大胆地约陶炳炳到这里来，她要接近他，要了解他，要把自己的爱慕之心告诉他。

“你们吃水果。”龙芳大方热情地将茶几上的厄瓜多尔香蕉推往陶炳炳和欧阳继浩，“我不知道

称呼你们什么合适。”

“叫我炳炳好了，大家都是这么叫我的，你吃。”陶炳炳摘下一只香蕉递给龙芳。

“叫我欧阳吧，小姐。”欧阳继浩向龙芳微微点点头。

“那么你们也就直接叫我龙芳，哦，就叫我芳芳好了。”

“芳芳的名字很好听，新加坡有个很有名的歌星就叫芳芳。”陶炳炳说。

“炳炳真会说话，我不能和新加坡的红歌星相比，我只是个普通的工作人员。”龙芳很感激陶炳炳对自己的恭维，心里很高兴。

年轻人之间，语言和感情都很容易沟通，三个人坐在一起，一杯咖啡还没喝完，他们已经无拘无束，谈得很融洽了，好像是多年老朋友似的。陶炳炳很愿意结识龙芳，他想通过龙芳知道一些卡拉OK比赛的“内部情况”，而没有想到龙芳对他“别有用心”。陶炳炳和欧阳继浩迫不及待地问了许多关于比赛的事情，龙芳很热情也很乐意地介绍了这次举办比赛的具体情况，甚至内幕。

这次大奖赛的主要发起人是目前歌坛上颇有名气的声乐老师安勇刚，他是音乐学院60年代的声乐系高材生，有一副很动听的嗓子，他对西洋的美声唱法的研究很有造诣，而对目前流行的通俗唱法也别有见解，近几年他的学生中有不少成为歌坛上

的明星了。他的表弟叫孟骁强，是香港很走红的影视歌三栖演员，由他出面请一位香港老板出了一笔巨资赞助了这次举办的大奖赛。这次活动的经济实力很雄厚，所以上次新闻发布会上光是礼品就花了上万元钱。

“这只镀金手表也是这次送的。”龙芳捋起袖口，露出金光闪闪的石英手表让他们看。

“就送手表要花一万元钱？”欧阳继浩问。

“不，礼品有一大包呐，还有羊毛毯、收录机、雀巢咖啡……”

这时，英文歌演唱了，荧屏上的画面也同时消失了，席间零零落落地响起了掌声。

龙芳一心想听陶炳炳唱歌，于是竭力鼓励他上去。

“让欧阳先上去。”陶炳炳推推身旁的欧阳继浩。

他们正在推来让去的时候，一个三十五六岁的中年男子大步跨到前面拿起了话筒。席间有人说：“王牛仔客串了，听玉牛仔的了。”据说王牛仔是小商品市场的牛仔裤大王，他靠卖牛仔裤起家，现在已办起了牛仔系列服装的加工场，不光零售，还批发给内地和北方的客户。他选唱的曲目是《我的中国心》。

当音箱里播出熟悉的前奏时，荧屏上出现了雄伟的长城、澎湃的黄河和庄严的天安门城楼……

王牛仔个子不高，浓密的长发理得整整齐齐，折射着发蜡的光泽，一套牛仔服使他显得精神，年轻而风度阔绰。

“河山只在我梦里，祖国已多年未亲近……”随着音乐，王牛仔亮出了嗓音，音乐倒不错，可唱得离腔走调，下面哗声四起，也有拍掌的，也有忍不住大笑的。

陶炳炳很感兴趣地看着王牛仔演唱、他的演唱使陶炳炳感到滑稽而又新奇。

“我的天哪，唱得太好了，哈哈……”邻座的一个女子放肆地笑起来。

欧阳继浩问龙芳：“这种情况每天都有吗？”

“大多数都唱得很好的，像他这样并不多，卡拉OK就是这样，花钱买个开心，这才叫自娱呀。”

“……我的中国心……”王牛仔在继续唱着，他自我感觉良好，把观众的喧哗和嘲笑当作赞美，所以越发唱得认真，并扭起了腰肢，踩着旋转的舞步，尽管步子和歌声显得不很协调，但他的形体动作倒很自然洒脱。

“精彩，精彩极了！比张明敏唱得还好。”欧阳继浩说。

陶炳炳津津有味地看着王牛仔的演唱。

龙芳却把注意力集中在陶炳炳的身上，她觉得陶炳炳的神态非常有趣。

“这个人虽然唱得走腔离调的，可是他很勇敢，这种精神值得钦佩！”陶炳炳发表了自己的看法。

“是啊，他是很勇敢，不怕大家笑。”龙芳紧接着说，“其实他的嗓音还是不错的。”

“要是有人指导或许真的能成为歌手呢！”欧阳继浩说。

“那也不行，”陶炳炳说，“他乐感不好，先天条件不足。”

“你跟哪位老师学的？”龙芳问陶炳炳。

“我的老师是录音机，随时都好跟着他学，欧阳比我强，他到俱乐部参加过歌咏班。欧阳对吗？”

“歌咏班哪里会认真辅导，芳芳有好的老师吗？给我们介绍一下。”

“那我去给我舅舅说说，让他给你们辅导。”

“你舅舅是声乐老师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他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安勇刚。”

“哦，是安勇刚！”陶炳炳和欧阳继浩又惊又喜，喜欢唱歌的人几乎没有不知道安勇刚的，何况这次大奖赛又是他发起的。

欧阳继浩急不可待地对龙芳说：“你一定要和你舅舅说，收下我们两个吧！”

这时场子里爆出了哄笑声，他们忙往台上看去。《我的中国心》唱完了第一段，音箱里播着长长的

间奏，王牛仔唱得高兴，所以边唱边舞，额上沁出了汗珠。他把牛仔服脱了，谁知脱了一件，里面仍然是牛仔服，而且这件的胸前还有“王牛仔”三个红字，这下引起了哄笑，有人在说：“王老板真有经济头脑，唱卡拉OK也不忘做广告。”

陶炳炳看着王牛仔忍不住笑了，龙芳也跟着笑。

欧阳继浩对陶炳炳说：“我看你对这里的演唱很感兴趣，你干脆写一篇文章在你们刊物上登一下。”

“你们刊物能登吗？”龙芳问。

“登是能登。”

“那么写我舅舅行吗？”

“对，写安勇刚老师好了。”欧阳继浩接口说：“炳炳，我说这件事一定要办成。”

“那好，还可以配一张照片。”陶炳炳很有把握地说。

“太好了！”龙芳天真地拍着手，“我和舅舅约个时间，你们一起去采访。先不要说辅导的事，我舅舅的脾气很古怪，暴躁得不近情理。这大概你们也听说过的吧，等他高兴的时候给你们说，一定行。”

在一片掌声中王牛仔唱完了，他学着歌星谢幕的样子向观众深深地鞠着躬。掌声越加热烈了，有戏谑的，也有赞扬的。

“你快准备，下面你去唱。”龙芳提醒陶炳炳。

陶炳炳正要起身，台上已出现了一个胖胖的姑娘，她拿起话筒，点唱了一支《在水一方》。她音色平平，唱得也一般。

席间，服务员穿梭似地忙碌着，不少顾客要求添饮料。

一个服务员走到龙芳身边指指后面说：“你舅妈叫你过去。”

龙芳回头朝后面看，她的舅妈真的坐在后面沙发上，也不知道她什么时候进来的，旁边是几个商人模样的中年男子。龙芳只得向陶炳炳和欧阳继浩打了个招呼到那里去了。

陶炳炳和欧阳继浩向后面看去，只见她的舅妈一副港派打扮，画眼影，擦口红，两个金光闪亮的耳环在耳端晃动着，手指间夹着香烟，一圈圈烟雾正从她的嘴里徐徐吐出，看上去，不过二十七八的年龄。

“安勇刚的老婆这么年轻？”欧阳继浩惊异地说。

“是呀，安勇刚恐怕快50岁了，相差这么多怎么会嫁给他？”

“那你采访的时候可以问他，写歌唱家嘛爱情生活也需要写的。”

“采访的时候你也去，我来叫你。”

“我又不是记者，人家请的是你，没有请我去——我看得出来，龙芳对你有意思，刚才，她尽把眼睛往你身上溜。”欧阳继浩学着龙芳的样子，装出娇媚神态。

“去你的！”陶炳炳其实已经觉察到龙芳对他的青睐。他长得一表人材，又是风华正茂的年龄，自然不乏追求他的姑娘。两年前，一个叫倪梅的姑娘曾经热烈地追求过他，可正当他们热恋的时候，她却飞到美国去了，这给他一个很大的打击，被遗弃的痛苦一度使他对女性有一种憎恶感；时间的流逝渐渐冲淡了这种憎恶感。今晚和含情脉脉的龙芳在一起，女性的柔情倏地从心头掠过，性爱的欲望忽然在体内复苏了。不过表面上还掩饰着这种感觉和欲望，故作平静地对欧阳继浩说：“人家龙芳哪有这种意思，何况我也没有想到这个上头去。”他嘴上虽这么说，心中确实不那么平静，犹如一泓平静的湖水，让龙芳的眼神激起了阵阵涟漪。那天晚上，他脑际老是浮现出龙芳的脸庞，水汪汪的眼睛，散发着青春气息的形体……性爱的欲望在心头燃烧了。

三

安勇刚的家在市中心一条很普通的老式里弄里。石库门的房子，没有卫生设备，也没有管道煤